

老舍詩集二輯之二

農村的歌

沈鵬著

春草詩叢二輯之二

農村的歌

沙鷗著

春草社印行

農村的歌

著者沙鷗

發行者春草社

總經售學林書店

上海靜安寺路
一五六一號

禁翻印

三十六年三月上海再版

為紀念

——學校新聞——

我以最深的敬意與友情，
把這本詩獻給我的朋友S J

贈
卅六十六

收穫期
保長
又在拉人了
農村的歌
陳大老爺
外婆
抒情篇
保國民校
雪
趕場天
不敷費
泥土

目 錄

農村冬景

勝利散章

關於地主的詩

收穫期

收穫期

喊么麻子把斗扯下來，
明天撻谷了。

吃的米輾完了嗎？還有刀頭（註），
你去多撈兩背柴回來，
兩張斗的人吃飯呵！
免得手忙腳亂的。

看看天，天上莫得一塊雲，
嚴大嫂說好得很——
怕不要半天谷子就晒乾啦！

註：刀頭是敬神的豬肉

茶館里

茶館頭，

鬧得像一口大鍋燒開了水，

上席坐着紅鼻子王大爺，

旁邊坐的李老板和他的娘子。

撻谷了，李老板沒法過這一關，

他在求王大爺想法子，

王大爺說這期銀子緊，

弄錢像莫得燈籠趕夜路一樣不容易。

好話說了一大籮兜呀！

王大爺才皺起眉毛答應了——

兩萬塊錢出了一石谷子利（註），
李老板在約據上抖抖的劃了十字。

註：以筆者寫詩的時候算，月息
已在大三分以上了。

收 割

收割了，

撻斗抬進了谷田里。

兩個拿着鐮刀在割谷，

兩個在撻斗邊用力撻谷子。

太陽紅得不打一個陰，

田坎上有挑谷的去晒蠟了。

熱騰騰的晒場上有人拿起括子，

老太爺的少爺們也等在那里。

檢谷的

娃兒們在撻斗邊，

像一些偷油吃的小耗子，

檢着撻脫了的谷刁。

記得媽的話：

米根高得望不見頂了，

細人們不能抄起手坐在家里。

天不亮就爬起來，

一刁又一刁的向提兜頭檢呀！

萬萬不能得罪撻谷的。

偷谷

捉住了會朝死的一邊打的呀！

那些小鬼猴兒，

斗都沒有開就把谷刁剪了。

天天，在太陽當頂的時候，

田頭總有人偷谷的，

不是就在半夜里，

還用大口袋裝回去。

那個曉得在那些茅蓬蓬，

有連麥羹也吃不起的人，

他們像一條條被衆人稱恨的野狗，

這年辰硬是走頭無路了。

火燒天

是不是玉皇娘娘打潑了胭脂粉，
你看，半邊天都紅了。

要落雨呵！

石礪上堆的谷子，
生怕在夜里受了涼，
有厚實的乾谷草肥它圍起來。

該會退個涼吧！

想着撻的谷子不够交，
和搯的一灣的賬，

黑雲早就壓在心上了呵！

黃 穀

是在守犯娃子（註）吧！

從開斗的忙日子起，
老太爺的少爺們，
活像追山狗在晒壩的樹下，
望着我們氣吼吼挑谷子。

封斗了，進倉了，
借起錢來開撻谷子的，
沒法想到自己有吃無吃呵！
黃谷連同我們一年血汗，
又在老太爺的眼鏡下裝進倉里。

註：犯娃子就是小偷。

一九四四·八月

保長

保長——

那個害人死的李胖子，
又來了，還裝做笑扯扯的。

王二嫂趕忙把竹凳端出去，
她心想活鬼闖上門，
不會有啄子好事。

她還記得去年抽壯丁，
保長得了孫老太爺的包袱（註），
她老板就在半夜遭生拉活扯的捆了去。
她更記得這些逼人吊頸的日子呵！

保長硬要拿些啖子捐冊，
估倒她出錢寫名字……

今朝子，王二嫂心里頭重沉沉的，
李保長當真笑嘻笑嘻說：

「王二嫂！鄉公所要你出一個人担軍米。」

王二嫂開不起腔，

她望眼身邊才兩歲的小毛子，
心想那還有人到鄉公所担米去。

王二嫂着了急，

她求李保長看王二哥份上做個好事，
李保長搖頭裝做不理。

到後來，保長答應了，
但要王二嫂出三百元他幫忙去請人，
三百元王二嫂又出不起。

李保長發起脾氣來，
他說莫辦法只有到鄉公所，
最後他轉個灣把王二嫂的燒飯鍋提了去。

王二嫂只有哭呀！
她哭這年辰菩薩都瞎了眼，
哭她自己朗個生了這樣背時運氣。

註：包袱即錢。

一九四四·十二月